

快速登山记

金秋时节，我和友人们登了一次泰山，而且到了它的极顶——玉皇顶。一般登玉皇顶，往返起码需要两天，而我们仅用了半天，可谓快速登山了。

从泰山山下到山顶有好几条路，以中路和西路的美景最多。我们午饭首先乘面包车从西路的游览公路到了中天门，这里仅是泰山的中麓。于是，又乘空中索道缆车，直奔南天门。索道缆车面积约七、八平方米，一次可乘三十人（无座位），我们一共十来人，一次一起都上了车。索道长约一、二百米，坡度很大，因为南天门已经接近极顶了。乘这种车，对我来说，还是破题儿第一遭。它开动后，就像飞机在空中飞行一样，不过速度不能相比。这天阳光灿烂，在车里往下看，只见群峰越来越低，人、物越来越小，颇有飘飘凌空之感。如果步行，从中天门到南天门要登三个“十八盘”，即慢“十八盘”、不紧不慢“十八盘”和紧“十八盘”。三个

“十八盘”共计零点八公里，一千五百九十四个石阶，高约四百多公尺，是登泰山最难走的一段。我们乘了空中索道缆车，一盘也未盘，未尝其中艰难滋味。

从南天门到玉皇顶，再无机械代步了。不过这段路不算长，也不算险，一般都是可以登上的。在南天门和玉皇顶举目四望，深感泰山气势之雄伟，山峰之峻拔，风景之壮丽，大家纷纷吟起了诗圣杜甫的诗句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风光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原计划仅用半天时间，只好恋恋而返。

在这次同行的友人中，有些是青壮年。他们对这种快速登山感到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，说：这样登山真不过瘾。是啊，泰山居五岳之首，不仅景色秀美，而且名胜古迹众多。这样快速登山，怎能过瘾呢！然而，对于老、弱、妇、孺来说，如果不是这样快速登山，恐怕只有望山兴叹了。还是一分为二吧！



醉饮润德泉

王戈

一个炎热难耐的午后，我们一行从岐山县城出发，驱车二十分钟，到了周公祠。路是土路，坑坑洼洼地，颇不好走。到底有点偏远，比之关道上的骊山、乾陵，这里的游客稀少得可以，海外人士更是鲜见。文管所的主人正在午睡，叫醒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泡茶，热情地说：“润德泉的水，离开这里是喝不到的，多多喝。”我不禁问：“何以叫润德泉？”主人说：“是唐宣宗李忱赐的名。”接

着告诉我们，这是一股稀有的矿泉水，纯净无杂质，国家检验过，质地超过了崂山矿泉水，还要送到联合国卫生组织去化验哩。这一说，我即来了雅兴，如此神来之水，泡了茶，终究有失本色本味，便提议到泉边去饮真格的。

绿茵如织的山脚下，“润德泉”三字赫然藻饰在石碑中，碑下伸出一石雕龙头，张着大口，橡槩般粗的泉水就从龙口喷出，如扬雪，似洒玉，哗哗如鼓乐齐鸣，注入池中。池呈八角状，深数丈，晶莹如镜，明澈见底，能清晰地洞见虔诚者投下去的硬币，白花碎银般铺了一层。陪同的人说，从古至今，天旱雨涝，水面就在这个位置，不高也不低，奇着哩。

我俯下身，蘸起屁股，嘴对龙头，咕嘟嘟痛饮了没个够。那滋味，果然是清凉，滑润，甜，是其它任何滋味无法比拟的，只能说就是润德泉味儿。起身，顿觉两腋清风生，通身郁闷尽向毛孔散，有如仙气回荡在肠，其爽也无比。

出了祠门，门前有对称的两座八角楼，楼内似有巨大的水车轰轰作响。原来院内的泉水从地下流

洛南行

王带渭

由华阴监理站往西南去，有一条进山的路，那山脉的壁影向东方渐渐高去，隐入微茫的云雾之中。在那云雾之上，华山北峰兀然崛起，仿佛一道掀起的摩天大浪，凝固在飘渺的空间。我的商洛之行，将由这里开始。

从华阴走洛南，三分之二的道路皆隐于山川峡谷之间。尤其秦岭电厂往南至金堆口一带，更是奇峰重叠，险石累累。松藤于石间自绕，山涧在风中悬洒，鸟儿鸣叫，蛇虫横道，使人触目惊心，常疑置身梦境。

乍一入山，但见满涧石大如斗。一川又俱为青色，涧水为青色，灌木碧而渗青；群峰峭拔，铁青骨瘦，偶见一青色巨石，于山腰上半担半架，歪歪斜斜，巨石后夹一席棚小屋，有三两颗人头攒动，向下探视，脸面也染上青色。头顶兰天一豁，谷底阴风湿冷，如此境地，令人一路咋舌不止。过华阴数余里，忽绕过一两座峰头，眼前上下左右又变换为银白色：山肥而石净白，水急而浪堆雪，遍川白石磊磊，两壁苍松挺拔，天空也豁然为之光亮。我情不自禁下到山涧间，抱过一块白石，以榔头击裂，内里质地更是洁白细腻，如脂似玉，与山表混然一色。不时有三五只白羽小鸟于涧底的溪水、花草、



药王山碑林

(木刻)

郭金洲

白石之上，似蝶状翩舞，似蜂般嬉戏，其声如诉如歌，令人陶然。忽而想起谪仙子曾游于此山，并题字白石山传说来，“白银世界”，果真名不虚传。车过黄龙铺，天地色彩又有一新，眨眼间，山红水赤，连漫坡的山林仿佛也燃起了火似的一片赤烈。山形石状也显得宛转了许多，山如冢，川如壕，波连起伏，跌落西南而去。在此不满百里的路段上，山色竟三次变幻，山形竟明显分为三层，实为罕见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走出那一段“赤水红山”，再往南去的路，均飘绕于丘陵、坝田之间，那些丘陵的坡背上，尽是新植造的薄林，一层嫩绿，一层烟雨之色，煞是迷人，令人顿生“山中方数日，世上已千年”之感。这时天下起雨来，我于雨里又驱车急行十数里，登高远眺，只见天野相接迷濛如烟，

风吹绿摇，乾坤浮动。偶而见几片青青瓦屋露在雨中，才知道不远处有人家居住。这一路过陈家涧直到石门，山低水约，竹林村镇街连，时而可见水出于竹底而漫上路面，时而又见竹生于池塘而叶杆封于顶上。褐色的路，苍翠的竹，青青之水，组成近百华里的三色彩带，我驾车冒雨高速奔驰于其间，真有神魂出窍，羽化升仙之感！五里一村，十里一镇，拖拉机往来穿梭，挑担的、提笼的，相呼相随……叫人感到眼热、耳热、心热、土热！

暇思同我一道越过石门。转眼间，两排高大的白杨，夹道簇拥着我，进入人声鼎沸，葱香四溢，服装排挂、彩烈如旗的洛南街市。



游记专页

朝陽

出，在此形成两眼喷泉，趵突上溢，水花飞溅，宛若盛开的白莲。喷泉一抱粗，周围用水泥圈住，并不溢上地面，仍从地下流走，在山下汇成一渠清水，浇灌在绿油油的田地里。

水渠旁，七八个年轻女子洗衣服，边洗边言笑，朗朗笑声飞在浪尖上，一串串飘然而逝。岐山地面，深受老祖先遗风熏陶，女人家说话，很少有大声嚷嚷的，多是细声细语，虽是本地土话，但细细听来，却是字字真切，珠圆玉润，即使笑，也符合老祖先的规范，皓齿不露。我想，假如让这些村女们去吵架，怕连蝴蝶儿也惊不飞。

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子，洗完了衣服，就捧着渠水喝。我是有意逗她说话，“不怕坏肚

子？有肥皂沫哩”她甜甜一笑，答：“不会哩，这水好。”她好奇地打量了一眼我们的小汽车，以为我们是些多大的官人，故意瓮声瓮气地问我们“早一上一好！”这一学说，逗起一群女孩子好一阵笑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却又甜美轻快。我不解地问：“已是下午，怎么问早上好呢？”她站起身，羞涩地告诉我们：日前来的那批外国游客，在门口一下车，碰到一个老汉，便用刚刚学会的汉语问候“早一上一好！”这三个字从他们嘴里吐出来，恰似本地话的“找一洋一火！”那老汉急忙掏出抽旱烟用的火柴递上去，弄得外国人不知所然。

这很有趣。一路上，我细想着这些人和事，想这些勤劳善良的人民，纯厚朴实的民风民俗，

以及那悠悠数千年的漫长历史，一泉滋润，一脉相承。那位：内弭内兄，外抚诸侯”的周公，为安邦治国建立了赫赫功业，而他本人竟忙到“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”的地步。润德泉因周公而得名，润之以德，这名字实在好。虽出自封建帝王之口，但借用一下也无妨，今天，不是也大有可“润”的政德、公德、医德、文德么？



汉江油泵油嘴厂、经济日报摄影部、《现代摄影》编辑部

举办金象奖摄影比赛

为了繁荣摄影创作，汉江油泵油嘴厂委托经济日报摄影部和《现代摄影》编辑部举办“金象奖”摄影比赛。这次比赛意在促进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，使摄影艺术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，鼓励摄影工作者在四化建设和反映人民生活、反映社会主义的新观念、新风貌的广阔领域内大胆探索，勇于创新，开拓摄影艺术的新领域、新空间。

凡是内容健康、构思新颖、意境深远的摄影作品都可参加比赛，数量不限，但必须是未经发表的作品。

参加比赛的作品，新闻照片将在经济日报择优刊用，艺术照片将在《现代摄影》上刊用。

比赛设彩色、黑白一等奖各一名，奖金600元；二等奖各三名，奖金300元；三等奖各六名，奖金150元；鼓励奖各十五名，奖金40元。

获奖作者每人发一枚金象奖纪念章及获奖证书。

截稿日期：一九八六年元月三十一日。

评选日期：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。

评选揭晓后，在汉江油泵油嘴厂举行颁奖仪式，获一、二等奖的作者于86年4月上旬（日期另行通知）赴陕西汉中领奖并进行创作活动，路费、食宿均由主办单位负责。

参赛稿件请寄：北京《经济日报》摄影部，并注明“金象奖摄影比赛”。